

寂 静 中 寻 找 落 地 生 根

—评壮族作家陶丽群的小说《万物慈悲》

□ 黄新宇(壮族)

《万物慈悲》是广西壮族女作家陶丽群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。开头一段即是三个形容词:荒芜的、蓬勃的、寂静的。这是小说中情感、自然、故乡和时间的状态。作品通过“我”的一次还乡经历,书写了对自然生命万物悲悯的思考,也是对原乡、原根的回望探寻,以及对情感母体渴望慰藉的企盼。

陶丽群特别善于营造“安静”“寂寥”“幽远”的山野之境。与她之前的作品氛围相似,《万物慈悲》也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寂静境况之中。作品还写出了寂静之下万物生死存灭的自然状态。作品在不断渲染描绘静谧的力量,宽宥的力量,爱的力量,“孤寂”“静谧”“平静”等词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,人物、自然、时间似乎都处于寂静状态。

《万物慈悲》以“回故乡—在故乡—离故乡”为时序、空间线索展开,在故乡阔大的情怀中“落地生根”,抒发了对往昔的释然,也抒发了对未来的期盼,并寻找到世界的终极慈悲——爱。

安享自然秩序的静谧

陶丽群笔下故乡的天地空旷而荒芜,有着一种“久远而深沉的,并布满忧伤的寂静”,村里的老人平静而淡然,他们安坐在路口,安详地看着外来人,穿着淡蓝色棉布衣的姑妈不爱唠叨,她身上有一种让“我”也变得安宁的力量,被杂草淹没的村庄和山林同样静默着。在山村寂静中时间和历史似乎也是凝固的,大自然是幽远静谧的,时间在默默流逝,人在其中“整个肉身被这种寂静融化掉了”,仿佛“人坐在磨盘前,磨着磨着,不知不觉的,人的一生也磨掉了”。

自然万物自有其生长情态,从植物、动物到人都顺应着自然秩序在默默生长,悄悄消逝。破损门窗上的丝瓜秧和苦瓜秧开着嫩黄的花朵,颓败的老屋门洞长满了刺骆驼以及肥硕的七色花,树木盖过了房屋,长得人大腿般粗壮的蓖麻树,倒塌墙壁后面开得正盛的向日葵,独自消失老死在外的狗,以及在雨夜溘然去世的老人们,万物的生死在如常上演,一切都在寂然无声

中生长,又在寂然中逝灭。

回归纯粹原乡的淡然

小说开头并未明确交代“我”回乡的原因,这是作品最大的情节悬念。这个衰败、寂静但又生命如常的地方就是“我”的出生地,它充满着南方村野的地域特色:山间生长着繁茂的树木花草藤蔓,山风里带着浓郁的草木气息……外出村民每到三月三都要回村祭祖,五天一逢的集市短暂地热闹一阵,之后再次归为寂静、渺茫、苍凉、淡然。

陶丽群笔下的故乡山村,是寂静、寂寞、寂然,凸显出贫瘠、落寞以及被遗弃的景象,大多数村民已逐渐到镇上生活,只留下房屋后山上的夜鸟声和雨水从草叶上滑落的声音。不管故乡给予怎样的伤痕,“我”依旧记得那一孔躲在大石块下面的泉眼,带着多年未改的乡音,怀念沙质香甜的红薯,以及大山慷慨馈赠的丰富食物。“我”对出生地既熟悉又陌生,在离开22年之后再次返回探访,想要回到纯粹的原乡去“想通很多事情”。

作品中的回乡有着多重意涵,除了“我”的根脉溯源,还有母亲的回乡心愿,“僧”对妻儿和姐姐的回乡守望,汉子混过外面世界之后的返乡回馈,故乡既有情感慰藉、亲情修复、心灵栖息、自我救赎与溯源,也有时代发展进程中离乡与返乡的两难境地,故乡兼有温情和挽歌的意境。老狗洛和“僧”的养父相继离世,他们都长眠于山村,生于斯死于斯,得到最好的淡然归宿。他们“在失落中寻找重生的力量”,在逆境中想望安然归根的温暖,原乡的“万物慈悲”给予山民以回归的引力,给予生命的纯粹与本真,也给予终极关怀的美丽与愁怨。

获取宽宥力量的和解

故乡是母体,是灵魂原乡,是无法割舍的基因与血脉,却因其原初的狭窄、贫瘠、局促,反而逐渐成为成长的牢笼,成了七彩世界的另一种压抑、束缚。为了存续,为了更美好的未来,因而要走出,要远离原乡。然而他乡亦非天堂,一旦遭

遇颓境坎坷,“这个叫念井的村庄”就如同胎记一般无法抹除,原生乡野情愫依然像巨石下的那泓泉眼一样四季涓涓长流,永世相随,永生呼唤。

陶丽群小说关注底层人物,表现人物在夹缝中的悲凉境遇,在叙述中展现人物的突围与自救。这种创作特点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。她既感怀于自己的人生体验无法释然,又总会让自己寻找一个安稳的落地之处,她把这种体验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,并找到与生活和解的出路。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感悟时,她认为是试图“给人物一个落地生根的机会,也是给自己一个落地生根的机会”。这正是陶丽群写作的意义所在。在《母亲的岛》《寻暖》等作品中,她让母亲和李寻暖燃起了主体意识寻找自我的火苗,在《回家的路》中让曹慧在一团糟乱生活中鼓起继续向前的动力,在《打开一扇窗子》里让女儿明白对生命放手的意义,在《七月之光》里让老建与异国孩子建立起亲情,而在《万物慈悲》中让人明白爱的宽宥意义。

宽宥是“我”在万物的生存时空切身感受到的,它存在于自然客观事物和自然生命形态上。自然客观事物最突出的就是那一块雨夜滚落下来的巨大石头,它的坠落让房屋剧烈震动,犹如洪荒中宇宙的炸裂,但神奇的是它并未砸伤人,落在离房屋仅有三五米的地方,似乎是自然之中的一种灵性。自然生命形态的宽宥则体现为善良,包括人和动物的善良,乃至神秘莫测的苍天的善良。老狗洛感觉将要离世,它便独自找一个角落安然逝去,懂事得让人心疼。而人物的善良从“僧”“我”、姑妈等人身上都可以一一体现出来。“我”与“僧”都是被抛弃背叛之人,“我”被父亲、母亲、甘姐、韩新伤害抛弃;“僧”的妻儿、姐姐离开了他,养父撒手人寰也离开了他,“我”与“僧”有着同样的情感需求,但还是能重新获得情感、亲情,两人萍水相逢数天,便在静静的山村里成了惺惺相惜、相互取暖的心灵亲友,相互救赎,相互治愈,获得自救。

作品中有大量对情感创伤的描绘,尤其是被父母的遗弃,在这次回乡中,体会到万物生长的曲折,体会到“僧”对生活的宽慰、平和,“我”也尝试着从情感创伤中走出,慢慢打开紧闭的心理窗口。小说最后写“我”回乡的原因,原来

是为了帮助出走多年的母亲实现回归的愿望,离家多年的母亲两个月前寄来一封信,对母亲的怨恨使“我”从未看完这封信,结尾处“我”再次打开这封信,暗示着“我”从心底放下怨恨,选择原谅。

“僧”给予“我”精神感召,最终实现精神救赎,他善良温润,能平和接受不幸,能理解体谅被拐妻子的离去,能安然对待姐姐的不告而别。养父去世之后,他打算一个人继续生活在原地永不离开,想守候妻子和姐姐的归来。作品数次写“僧”清澈的眼睛,只有心思明练善良的人才会有如此清澈的眼神。他的善良是淳朴的人性,包含着理解他人和尊重他者的寂静,包含着“顺着生活走”的平和与释然。

“我”、母亲、“僧”都处于生活的困境之中。母亲的回归、“我”的谅解和“僧”的等待让困顿的乡村燃着温暖的火光。“僧”与养父、妻子、姐姐之间的感情,让“我”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舒缓,因为宽宥、善良、体谅,所以慈悲。而“慈悲”就是一种落地生根,一种冥冥之中的生命本真溯源,一种归于宇宙初创的安然与宁静,从而呈现出世界的悲悯温情和终极关怀。

(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统战部副部长、教授、博士)

生 命 长 河 里 的 寻 路 者

—评壮族作家连亭散文《个人史》

□ 韦慧兰

寻。这既是一位90后壮族作家的成长独白,更是一代青年在时代浪潮中找寻自我、安放灵魂的精神史诗。她写的不只是自己的过往,更藏着一群人、一个时代的回响。

这一“生日不明”的设定,不仅是连亭个人的生命谜题,更隐喻了一代人在制度缝隙中成长的身份困境。法定生日1989年12月5日,是父亲为避超生惩罚编造的;骨骼鉴定推断的1993年,也并非绝对准确。这模糊的起点,恰恰映照出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与复杂。入学时,父亲为让她顺利读书,特意排演“假装学课”;转学后,家长栏的空白、对父母去向的隐瞒,让她早早体会到“边缘人”的滋味。这些细节并非单纯的伤怀忆旧,而是透过个人经历,折射出一个时代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生存的无奈。

但连亭最动人的,是她不抱怨“生日不明”,反而从中提炼出生命的开阔与神秘。她在码头看搁浅的船,觉得那像“打开的哲学书”,风浪留下的痕迹、船桨划出的疤痕,都是生命过往的印记。她说“出生不明就像是高级隐匿”。正是这份“隐匿”,让她摆脱了时间的束缚,拥有了更多身份可能,也为日后一次次自我重塑埋下伏笔。

《个人史》的核心是一部与疼痛相伴的成长史,可连亭的笔从不过度“卖惨”,她只是坦诚地面对伤口,从中汲取光亮。这种不逃避、不自怜的冷静,让文字充满庄重的力量。童年时,因祖父患肺结核,她曾与死亡擦肩,“咳嗽卡在半路”的恐惧,是她对死亡最初的认知。但她没有沉溺悲伤,在外婆陪伴下,把吃药变

成了每日不同的趣味仪式,皱眉、咧嘴、叹气,在苦中寻乐。这种与苦难共处的智慧,深深烙印在她的灵魂里。多年后体检发现“左肾缺如”,她也没有被击垮,反而在医院里与母亲达成了沉默的和解。

2016年,连亭带着文凭闯入城市,却遇上经济寒冬。“全球股市动荡,楼市疯涨,每年两百万元毕业生找不到工作”,她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。父亲来上海投奔,两人挤在20平方米的出租屋,父亲打地铺、煮挂面,甚至会因迷路怯生生打电话求助。她一边承受求职的焦虑,一边安抚父亲的失落,却从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,只是“一门心思地找工作,赶着一场又一场的招聘会”。后来,事业单位体检失败、腹部发炎需要手术,她仍在病友鼓励下忍痛轻唱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在她看来,苦难是个人史的一部分,而了解这段历史,才能明白自己是谁。

虽是“个人”的历史,《个人史》里却满是时代的声音。从那个特有年代的身份尴尬,到城市化的租房焦虑,再到高房价下的购房压力,连亭经历的,正是无数普通青年的共同困境。难得可贵的是,她在时代洪流中始终没弄丢本心。她在招聘会里看到人群像“无家可归的落叶,在风中乱窜”,后来和爱人凑钱买房,又遭遇限购,只能在小城购房,每月要还四千元房贷,还要支付大城市的房租,生活“沉闷如铁”,甚至患上失眠。面对这样的困境,很多人会选择妥协,但连亭却清醒地反问:“我是活生生的人,为什么要为那些冰冷的砖头而卖命?”

遇见华姐后,她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彻底被点燃。华姐卖掉房子建图书馆,拖着行李箱随处写作。受此影响,连亭果断卖房、辞职,从“被房子套住的蝗虫”变成“自由的飞鸟”,以写作者的身份“行走在烟火人间深耕文字”。这不是一时冲动,而是她性格里“执着”的必然结果。

《个人史》中,还有对家族记忆与文化根脉的温柔回望。这部分里,连亭的笔触满是细腻与共情,像午后阳光透过窗棂般温暖。写祖父时,她记得“他炒菜时把我背在身上,喂鱼时也背着,两人的汗水融在一起”;写外婆,是“一次次拖曳我去看医生”,是喂药时“循循善诱的语调”。提起母亲,她曾因病情产生隔阂,却在医院里听母亲说起“嫁给你父亲那年种的茶树……嫁不出去,大不了像茶树一样待在家里”时,忽然释然,读懂了母亲沉默背后的愧疚,也以宽厚接纳了过往的委屈。这份共情还延伸到陌生人身上:为师爷的离世伤怀,为病房里侏儒症女子的歌声热泪盈眶,甚至为风中飘零的落叶驻足感慨。正是这份深邃的共情,让她的文字始终有温度,也让她回望过往时,从未失去善意与包容。

《个人史》没有华丽的修辞,却以细腻的笔触,真实记录了一代人的困境与光芒;它没有构建宏大叙事,却凭着个体真切的经历,印证了“再卑微的人生,也能生出希望”。连亭的写作,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却永恒的真理:作品若想真正打动人心,绝不能脱离生活,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。《个人史》本身,就是扎根生活、汲取养分与光芒的生动范例。

如今,这份源于生活的力量仍在延续。2025年9月,连亭的散文集《个人史与太阳鸟》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。这不仅是她文学生涯的里程碑,也是来宾市文学领域里一束不容忽视的光亮。

衷心祝贺连亭迎来此刻的绽放,愿她继续以笔为犁,深耕岁月,写出更多温暖而有力量的篇章。也愿每一个在人生中寻找方向的人,都能从她的文字里获得温暖与勇气。

(作者系来宾市融媒体中心总编辑)